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海遊記
第三回 萍水相逢雪中送炭 風波頓起笑裡藏刀

詩曰： 幾把撓鉤曲不伸，慣從平地捕良民。
硬將懷壁冤為罪，混聽浮言認作真。
你不害他他害你，人方疑我我疑人。
那知引得強徒笑，奉請諸公作替身。

有一人道：「年老還作甚盜？」我道：「我何曾作盜？」那人道：「你不是盜，難道我們到是盜？」我喊道：「你若不是盜，莫認我是盜。」忙把來歷細說一番。那人道：「幾乎誤犯了，我們昨晚望見此處火光，疑你是盜。你因遇過盜，又疑我是盜。倘少說一句話，就要有屈了。」又一人道：「猶如做官的，不察是非，捕風捉影，潑天冤枉，反自以為鋤惡安良。平地風波要人誇他神明鋒利。平民逼得妻逃子散，紳士也要破產傾家。及明白是錯不過罷了。還有一等官，偏不認錯。若風聞出於己意，辨出冤枉也要派他點錯，方好掩飾己非。若奉行出自上司，明知無辜也要定他個罪。以便迎合憲意，至若自悔誤聞，亟求補過表白，受冤的調濟，受累的卻一百里沒一個。」又一人道：「你起初比得切，只因沒有詳察，幾乎冤了。」此老後說的話卻不解。那人道：「我們若掩飾己非，把此老的話當供招，珠寶為贖物，仍丟他下海。若明白就罷了。把他行囊留下，算花費的家產，放他在島上聽其死活。若補過調濟，竟帶他回去。未知諸位願那一層？」眾人道：「補過的是。」遂送我到江中山腳下，與你相會。信天翁道：「在那地方住到今，是何光景？」管城子道：「我記成一部《海遊記》，明日取出來與你看。」

二人談到夜深，次日起遲，聞船碰的響，二人出看，也是個魚船。信天翁問：「船從那裡來？」那船上人答道：「本在內河，因要打壩，故往江口去。在此略歇便走。」管城子道：「河口江心，有許多寺在山上，風大不好去游。你船可肯與我船綁著走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江路也不熟，綁著走最好。」遂兩船並著，系牢出江，到山下泊住。管城子去游畢，同信天翁及那船上人，在近船岸邊茶棚中坐下，互問名姓，二人說了。那人道：「我姓黃，名標。船上扶舵的是老母。煮飯的是拙妻。縫衣的是女兒奇姑，今年十六。理網的是長子黃俊，年十五。吃糖的是次子黃冀，年才七歲。」信天翁道：「你算全福。」黃標道：「多人多累，小魚船養活不起。此時尚有些銅錫器可賣。賣完了不知如何？」

三人吃罷茶上船，公著一面篷到南岸取魚，隨著東北風直到一河口，天忽落雪，把船傍一有亭子的磯頭泊住。黃標取出三腳大銅盆，在前艙生火。管城子問信天翁道：「我們可有炭？」信天翁道：「此時沒處買。」黃標聽見，叫黃俊送過炭來。雪晴冷甚，管城子的皮衣在海船上失了，叫信天翁上岸，問明賣處，解船搖去。在一空灘旁泊了。黃標的船也趕上來，泊處相近，那邊先有一船，旗上寫朝山進香。管城子取珠子，叫信天翁買皮衣去。獨立船頭，見岸上一孩子哭，香船上一人胸掛香口袋問：「孩子為甚哭？」孩子道：「今日孀娘買魚留二叔吃，叫我洗了破肚，不想滑下河去。無魚回去，豈不打死！」說罷又哭，香客哈哈大笑。黃標不忍，在籃裡取一大魚，下船遞與孩子道：「不要哭，我還你。」孩子跑入牆門中去了。香客在地下拾起刀，放在香袋內忙回船。孩子拿魚又到河邊，低頭一望，問黃標道：「我的刀呢？」黃標道：「香客替你收去。」孩子到香船前叫道：「把刀還我。」香客出艙問道：「誰說我拿的？」孩子道：「是那還我魚的人。」香客走到黃標前一掌，黃標不防跌了一跤。香客跳上黃標的船，大罵。黃標的母親，叩頭復禮，喝住黃標，不許開口。香客在前艙後艙走了一遍方去。黃標正在悶氣，見那孩子從門中引出二人來。正是：

要無惹是招非事，